



怀念师兄赵和曼

李国梁

赵和曼教授走了。他走得那样匆忙,那么突然,同行同事、亲朋好友无不为之震惊,为之伤心和惋惜。他的去世,是国内的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学界的一大损失。他的去世,也使我从此失去了一位好师兄、好同行、好朋友,令我特别伤感。

赵和曼教授和我都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,他比我年长三岁,比我早几届毕业,以学缘而论,我们是师兄弟关系,平时,我也直呼其为师兄。多年来,赵和曼教授和我又都主要从事东南亚和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工作,以业缘而论,我们是“同一条战壕的战友”,而且先后都走上了各自供职的研究所的领导岗位。校友加战友,使我们有较多的接触机会,平时的联系亦很频繁。再加上我们性情投缘,都属于那种有话就说的外向型,因此,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,几乎无话不谈。无论是学术观点、研究信息,还是家长里短、人生喜忧,我都愿意和他聊聊,从中不仅受益良多,而且真切感受到师兄对师弟的关爱与呵护。的确,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兄长。

赵和曼教授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。他和我算是同一时代的人,文革十年同样冲掉了我们的青春年华,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,让我们能走到同一研究领域,但严格说来,起步并不算早,“先天”也不足,研究道路上的障碍重重。但是,赵和曼教授凭着对事业的热爱和使命感,凭着对学术的执着探求精神,克服困难,顽强拼搏,硬是在印度支那和广西籍华侨华人研究领域闯出了一片新天地,不仅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东南亚和华侨华人研究的论著,而且也在东南亚研究所、在《八桂侨刊》、在各级学会为这份研究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,令同代人的我自叹弗如。他的这种追求精神和责任感,在他退休后仍然大放光彩,更是令人钦佩。在知识的积累上,他与时俱进,退休后每年花费两千多元订购学术刊物、著作,以了解最新观点和研究信息;在学术研究上,他笔耕不辍,退休后的第五年出版了代表作《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》,被评价为有补学术之功的、“一部研究少

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入门书和小型百科全书”;在推动侨史研究上,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奔走呼号,为打造学术刊物《八桂侨刊》杂志而呕心沥血,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。的确,他没有豪言壮语,也没有叹老嗟贫,但却一步一个脚印,踏踏实实地在做着他放不下的事情。这也许就是一个普通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生命价值所在吧。

赵和曼教授也是一位生性达观的人。他的开朗,他的幽默,他的乐观,在圈内是出了名的。大凡学术会议、结伴出行、把酒聚餐,只要有他在场,总会有欢声笑语。人生需要快乐,生活中需要快乐,而快乐往往源于心胸开阔、心态平和。当我遇到烦心事,他总是积极开导,以他的乐观情绪感染我,令我终身难忘。长期以来,他在工作中、在待人处世时表现出的豁达和包容精神,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他长期任主编的《八桂侨史》、《八桂侨刊》杂志以刊载中青年作者的文章为特色,在扶掖青年研究者群体方面功不可没,有目共睹,这里面包含着赵和曼教授的良苦用心和无数辛劳,自然,他也深受青年学子的敬重和欢迎。

赵和曼教授在病重住院期间,与我曾有几次联系,他说话不便,请身边的同志代他发来电子邮件,说他会配合医生积极治疗,上帝会保佑好人平安,并嘱咐我和家人要注意身体健康。他的乐观和情谊,使我深受感动。后来我得知他在手术后的化疗期间已能下床散步,真为他的迅速康复而高兴,就直接打电话到他的病房,告诉他说要多保重,待到12月赴南宁参加学术会议时,一定再相聚。电话那头传来“好!好!谢谢,谢谢!”的回答,声音激动而含混,但我听得十分清楚。谁知这次电话竟成了我们之间的诀别,现代医学无回天之力。

终于没有等到这一天,赵和曼教授还是走了。南宁的会议我还要去,会在赵和曼教授的遗像前献上鲜花,默默祈祷。师兄,安息吧!

(作者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